

冤家

YUAN JIA

相爱

XIANG AI

男人，女人

是一对冤家还是分不开的伴侣？

现代社会的痴男跟女

到底能相爱多久？



卫慧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冤家相爱

卫慧 /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冤家相爱 / 卫慧著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2. 10
ISBN 7 - 5317 - 1376 - 4

I. 冤... II. 大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546 号

冤家相爱

Yuanjia Xiangai

作 者 / 卫 慧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
封面设计 / 张 骏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邮 编 / 150020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印 张 / 9.625
插 页 / 2
字 数 / 206 千
版 次 /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/ 1—6 000
定 价 / 15.00 元
书 号 / ISBN 7 - 5317 - 1376 - 4 / I · 1398



★从上海回到京州，他们如同一对疯狂的恋人，双双坠入情网。临分手时，胥小青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紧搂住厉明强，泪水流得如同生离死别一般。厉明强无限柔情地安慰着说：“好在都在一个城市里，两人又都有公家不花钱的电话，要见面就到茶馆、咖啡厅去。”

★她是凭一种感觉爱上了厉明强的，那时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要面对他的老婆，她只想到自己和他之间的爱和她难以割舍的情感。尽管这几日为了他和他老婆之间的关系，她生出了无名的妒火。可她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无意地在这种环境下两个女人见面了。

★胥小青在见过吕莹之后，她的内心不光是强烈的嫉妒，她感到吕莹是一个极不平常的成熟的女人，对她的威胁远远超过她以前的想像与猜测。这样一个竞争对手需要比她小十来岁的年轻女子认真对付的。否则她完全有可能把厉明强从她手中夺回去。眼下容不得她整天沉醉在爱 and 情酿成的甜酒中，她必须拿出更多的精力去对付吕莹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。

★菊秀挥了挥手，冲着胥小青说：“不不不，小青，你又错位了，现在的问题是爱情与婚姻，与友谊无关。顾宜民，我们走吧！这顿饭就算与胥小青——你的第二位红颜知己告别了。”菊秀说着拽起顾宜民的胳膊离开了座位，最后又冲着小青一笑：“你爱吃别人盘子里的水果，是吗？别噎着。”



★他越想酒店里发生的事越觉得窝囊，尽管他心里也清楚，他和胥小青的事迟早是要在吕莹面前公开的，但那不是现在，也不是在这种场合。按照他的意愿，他是要把两个女人的思想工作都做通了，最好是在一种和平友好的气氛之中，他和她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谈好条件，像当今那些大企业签合同一样，握着手，碰着杯，签下离婚协议书。

★“好，关于你是否指使人绑架我的事，我会搞清楚的。我现在要说的是，我和厉明强相爱，而且已经同居，只是等待你们离婚后我们结婚。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，是因为你丈夫大概并没有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如实地告诉你，总不能让你蒙在鼓里。如果知道了事实的真相，你也许不会这样不明事理，看样子你还是具有一定素质的。”胥小青说这话时，想让吕莹放弃丈夫。所以她是毫无掩饰地把她和厉明强的关系暴露给吕莹。

★“是啊！过去我也是这样想的，只要我们两人真正相爱，那第三者应该是你老婆。可是光你和我这样想也代替不了现实。法律和道义早已把你们俩捆在一起了，只要你们俩没有去履行那个手续，那张大红色的纸没换成蓝色的，我就只能是第三者。”胥小青说到这里时眼睛有些湿润了。厉明强的心也被小青那种无奈的情感拨动了一下。

★“亚伟，我觉得遇到你，我这个女人才体现了自己的价值。我绝不求朝朝暮暮地相厮相守，只求有这样真心实意的爱，直到永久。我知道，我不能也不应该有那非分之想，因为我生不逢时，毕竟我比你迟到这个世界上十多年，也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有这样的爱，才有这样的激情。说不定如果我们生在同一年代里，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爱，这样的激情了。”



爱情是一种美丽的诱惑。坠入爱情的人，有欺骗自己的天性。

——本书题记

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。

中午 12 点 28 分，京州开往上海的第 28 次新型列车开始检票了。

“呜——”一声汽笛长鸣，这列桔黄色的子弹头式高速列车从京州火车站开出了。

车身微微震动了几下，立即加快速度。机车在赤日炎炎的原野上奔驰着。自从火车再次提速后，本次列车时速高达 200 公里。列车上干净整洁，卧铺的床单、枕头洁白耀眼。空调的凉气把车厢内的热流赶走了，使人感到清爽、舒畅。

这时，硬卧第 5 车厢 18 号下铺还空着。一个年近四十岁的中年男子站在窗前，望着窗外的景色，转身看了看 18 号下铺，于是脱掉短袖衬衫，放到 18 号中铺，然后躺到下铺上，不久便睡着了。

卧铺车厢里很空，大部分旅客都各就各位了。少数人在走动，也有个别人在聊天。

一位年轻姑娘进了车厢，顺着床号慢慢地移动着脚步。她多不过二十四五岁，头戴白色草帽，这是今年最流行、最时尚的适合年轻姑娘戴的草帽，除了遮太阳外，更是一种特有的装饰。她肩上挎一只精美的米黄色小包，脚



上穿一双奶白色高跟皮凉鞋，身上穿一件白色绸质连衣裙，胸前两朵鲜艳的粉红色花朵，一看就知道是高档刺绣而成的。胸前的领口很低，露出白皙细腻的乳沟。一看这着装就知道这年轻姑娘是当今最时尚的新女性。这叫敞领、裸露、透明！这姑娘身材袅娜如柳，线条清晰性感。蓬松而乌黑发亮的披肩长发把那鸭蛋形的脸烘托得更加美丽可人。

她顺着床号找到 18 号，然后反复打量着卧铺上的床号，犹豫了片刻，微微弯下腰，低声问：“喂，先生，请问你是多少号？”

那男子睡得很沉，仍一动不动地睡在那里，姑娘又问：“先生，醒醒……”

男子突然翻身起来，睁开惺忪的睡眼，看着面前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显得几分慌张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是中铺，不好意思！”说着忙穿好鞋，回过头理了理床单、枕头。

这女子下意识地盯着面前这个男子看了看，不知为什么，内心怦然一动，随之莞尔一笑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坐吧！下铺方便点。我去洗洗脸。”

她一边走头脑里反复出现这男子那似曾相识的面孔，直到走近洗漱间门口，又下意识地朝车厢里看去，只见那男子站在车窗前，凝视着窗外。他那由陌生变得熟悉的面庞刹那间跳到她的眼前。她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：“是他，真的是他？！”

疑惑间她不由自主地打开回忆的闸门。那是三年多前的事了，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刚刚跨出校门的单纯的女孩子，可是那场让她伤心的恋爱生活使她无法摆脱思想深处的阴影。她深深爱着的男子居然对她说他要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。她



经受不了这种伤害，常常是心不在焉地想着那件让她刻骨铭心的事。这天早晨她骑着车子，思想在开着小差，就在拐弯时，撞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尽管她又道歉又赔礼，但那男子说什么也不让她走，双方吵了起来。这时她才发现这男子是农村进城的民工，吵着要她赔车子。正当她没辙时，一个身材槐梧的三十五六岁的男子跳下自行车，走到他俩当中，听完了双方叙说后，他对她说：“姑娘，你走吧！这件事我来处理！”

那男子一把抓住她的自行车说：“她不能走！”

“放她走！我说过了，有事找我。”那身材槐梧的男子轻轻地推推女子的自行车，又对那男子说：“一个大男人，我看你的自行车也没撞怎么着，怎么，想赖着人家，发个财？”

“你是他什么人，谁要你多管闲事？”

“好了，姑娘，你上班去吧。”他又对那男子说，“好了，我答应你了，走，给你修车子去。”

她犹豫了一会，看看这个身材槐梧的男子，旁边围观的人也说：“姑娘，快走吧！碰到这种蛮不讲理的人，缠住你真的不好办！”

于是她骑上自行车走了。但她突然觉得有些不放心的，不知道后来那个民工的事怎么解决的。这个素不相识的身材槐梧的男子是谁？在这茫茫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实在是一种巧遇，要想再见到他，那可是不容易的事。自从那次之后，她每次经过这个拐弯的地方，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件事，那个身材槐梧的男子令她敬佩的形象也就自然地浮现在她的眼前。此刻，尽管她看到这男子就联想到那个帮她忙的他，但



她还是难以确定就是他。

就在那件事情之后不久，全国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、宋丹丹来京州演出。大报小报一阵狂炒。她原本并不想赶这个热闹，可是经不住同办公室几个年轻姑娘的诱惑，也就随她们买了一张晚上 7:30 的票。并且早早就进场了。这次演唱会在全市最大的京州体育馆。馆内四周设有近万个坐位，中间临时架起舞台。她和几个年轻姑娘早早就入座了，位置就在舞台正中，只是远了点。如今社会上的少男少女不是球迷，就是歌迷，而她们也是冲着赵本山、宋丹丹的名气而来。演唱会开始前，广播里反复播放着这次演唱会的著名演员名单。就在节目开始时，主持人刚刚走上舞台，一个高个子男人在她们前两排经过，而且在那里停住了，正巧挡住了她的视线，她的心里好不快，正想嚷着叫这男子离开，突然间觉得这男人那身材、那发型有些似曾相识。不知怎么的，她倒忘了舞台上的主持人，而希望这男子转过身来，看个清楚。这男子大概是自己的位置被别人占了，站在那里一会儿，和旁边的那个人小声讲话。突然这男子侧过脸来，她看清了。正是他，那天帮他解围的身材魁梧的男子。顿时她的脑海里闪着当时那一幕，她的内心一阵狂跳，差点叫了起来。直到那男子坐下来时，她始终盯着他，好像她不是来看舞台上的节目，而是不时地看着他。整整两个小时的节目，她全然不知看了些什么。这个晚上她一直沉浸在遐想之中，嘴角忍不住泛起一丝甜意。

她想待演唱会结束后，一定要找到他，在她心里好像他已经成了她忘不掉、放不下的人了。整个晚会她都在想着如何去见他。



演唱会终于结束了，观众顿时乱起来了，有的叫、有的喊，人们往外挤着。她看着前面那个身材槐梧的男子，想喊，可不知喊什么，只好一个劲地往外挤，可是转眼间，待她挤出去了，那个男子早已不见了。那天晚上她感到很懊恼，甚至一夜都没有睡好觉。

此时她突然觉得自己是否和他之间有着一种缘分，命运居然再次把他们联系到一起了，而且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人干扰的机会。

女子洗完脸慢慢走过来，只见她手里拿着淡绿色的毛巾，两颊绯红，一双清澈明亮的凤眼像时时都含着甜蜜的微笑。她把毛巾挂到窗口，大大方方地坐到男子身边，微微一笑，嘴角的笑靥如同两片飞云。在男子回眸的瞬间，他们的目光相遇了，他急忙躲开她的目光，把身子往边上移了移，故作镇静地把目光移向窗外。

这时姑娘换了个坐姿，微笑着说：“我叫胥小青。就是那个女婿的婿字去掉女字旁。去上海签证。”

男子转过身，没有正视她，只是用余光瞥了一下这个年轻女子，他感到这女子正认真地看着他。他想，这姑娘挺大方，倒是主动自我介绍起来了，他随口说：“出国？”

在这一瞬间，他突然觉得这女子似乎在哪里见过，不自觉地上下打量着她。

“是啊！据说现在去美国没有全额奖学金很难签证！”

“噢！听说是这样的。”这时男子好像平静了许多，刚才那种莫名其妙的心理也减退了许多。

“请问你——”

“哦，我在报社工作，负责广告策划，哎，混日子！”



话音中流露出对事业的无奈情绪。

“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?”这姑娘处处主动,看样子她是要对他打破沙锅问到底了。

“华东联大,广告策划专业。”

“哎呀!真是太巧了,我也是华东联大毕业的。我们是校友呢!真是缘分!不过你可是我的老学长了!”胥小青激动得像孩子似地在床铺上跳了起来,那双凤眼闪着动人的光芒。

“你是哪一届?”

“96年毕业,92届!你呢?”

“我早呢,84年毕业。”男子完全消除了心理的异样情绪,把自己放到老同学的位置上,大笑起来说,“按说我该是你师叔呢!”

胥小青乖巧地在男子肩上打了一下,说:“你想占我的便宜!别卖老,充其量是老大哥、师兄而已。”她两颊更加红润,笑起来那样甜蜜,随即问:“请问师兄尊姓大名?”

“厉明强,厉行节约的厉。”

“师兄年长几何啊?”

“还差一年零两个月就是不惑之年了!”

小青睁大那双凤眼,好半天才说:“你这人真滑稽,现在人都把年龄报小,你却要说大!”

“这怕什么?你又不是组织部长,我又不是为了要当官!你呢?小姐,芳龄?”厉明强忙纠正自己说,“哎,该死,我怎么能问一个妙龄女郎的芳龄呢?太不礼貌了,恕罪恕罪!”

“不,不,师兄妹嘛,本姑娘二十有六,正好小师兄一句,咱们都是属牛的。”



这旅途的遥远，这短暂的交谈，使得他们俩都忘记了一切，特别是忘记了原来生活环境中的那些烦恼。此刻他们俩的心情是愉快的、幸福的。此时的厉明强感到，这女孩子单纯、爽直、天真，那双眼睛太迷人了，美丽得让他不敢多看，勾人灵魂！

“我好像在哪见过你？”胥小青说。

“是吗，我也像对你有些似曾相识！”厉明强突然说，“对了，我记起来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胥小青的脸变得绯红，看着他说，“你是说那次……”

“不错，是的……”

“真的是你？你不知道，当时我走了之后，总感到不妥当，怎么能这样把一个矛盾给了人家呢？那个民工如此不讲理，你拿他怎么办呢？”胥小青此刻表现出女性的羞怯，带着几分歉意地说。

“嘿，那有什么关系，后来我对他说，‘你们进城打工虽然很难，可这并不能发财，就算那姑娘赔你100元钱，你能发财了？’后来我带他去修了车子，只花了两块钱，我看他是个民工，又有几分同情他，给了他10块钱，这事就算圆满结束了。”厉明强说着，发出爽朗的大笑。

“噢！那多亏你了，还算处理得好！要不是今天碰上你，我还真没有机会谢你呢？”胥小青兴奋地看着厉明强说。

“这世上难得巧遇，你说这世界太大了，其实很小。你看，我们不又有缘遇上了吗？”厉明强说。

“真是有缘，如此说来，我们俩算是老朋友了！”

说着，两人同时大笑起来。



胥小青没有说出那次在京州体育馆看赵本山、宋丹丹演唱会时看到他的情景。

晚上，厉明强请胥小青去列车餐厅吃晚饭。

列车的餐厅豪华整洁。柔和的灯光，优美的音乐，一张张情侣桌，洁白的台布，到了这里人好像就进入了另一种境地。

他们面对面坐着，边吃边聊，好像有聊不完的话题。这时餐厅有人打开卡拉 OK，一位列车服务员，手握麦克风，唱了一首《春天》。

胥小青大声说：“唱得还不错！”说着站了起来，朝那服务员走去。

这时话筒里传来标准的普通话声：“欢迎这位漂亮的小姐来一首！”

厉明强朝她望去时，胥小青已经从女列车员手中接过麦克风，看到厉明强朝她笑，她像那些歌星一样，左手拿着话筒，右手给他一个飞吻。接着把长发甩到肩后，露出白皙的长着绒毛的颈项。看得出，她的皮肤之白，绝非是那些昂贵的化妆品抹出来的。

胥小青老练地手持话筒，来回走了两圈，唱一首宋祖英最拿手的新歌。顿时餐厅里响起了一片掌声，就餐的旅客全部把目光移向这位不速之客。

厉明强真的没想到，胥小青竟是这样一个多才多艺，而且有着美丽容貌的女子！

吃完饭，他们离开餐厅时，胥小青竟然得意忘形地挎着他的胳膊回车厢了。



列车到达上海时，他们已经成了十分熟悉的老朋友了。从途中的交谈中，胥小青知道厉明强已经结过婚，妻子是一位事业型的女性，还在另一个城市从事房地产开发工作，名叫吕莹，比他小4岁。因夫妻分居，至今还没有孩子。

胥小青在京州市一家大型计算机研究中心工作，而且正在研究开发一项软件。因为美国现在计算机人才非常抢手，她准备去国外发展。单位领导说她走了，给单位带来的经济损失太大了。

在上海，他们同住一个宾馆，小青住二楼，厉明强住三楼。第二天厉明强要去联系工作，小青去办理签证。

晚饭后，胥小青邀厉明强去舞厅轻松轻松，厉明强说他的舞跳得虽然不好，但愿意舍命陪君子。小青说，你的命如此不值钱啊！二人边说边笑来到一家舞厅门前，舞厅门前的霓虹灯不停地变换着色彩，让人眼花缭乱。这种灯红酒绿的世界一下子就把人带到另一个境界里去了。

他们进舞厅时，里面正响着华尔兹舞曲，那些美丽妖艳的女子伴随着衣着整洁的男人，只是姿态各异，步调不整。舞厅里灯光幽微，却并不显得昏暗，似乎飘着一种虚幻的雾霭。胥小青拉着厉明强进入舞池，那动人心弦的音乐唤醒了人们的脚步，他们不自觉地进入了轻歌曼舞的行列。小青紧紧抓住他的手，他搂着她的腰，跟着舞曲，凭着感觉飘荡在舞池里……

一曲过后，灯光突然间全部暗下来，这是舞厅设计的情调舞时间，情人之间自然会任意行为。小青身子一悠，轻轻地贴了上来，把头倚在他的肩上。他便不紧不慢地搂着她，



脸贴着她的头发。怀里的女人是那么自自然然，随随便便，不含一丝狂野或做作。两人就这么相依相偎，默默无语。灯光由暗渐渐变亮，一曲终了。小青拉着厉明强的手，两人坐到小圆桌旁，轻松自如地喝着饮料。谁也不说话。胥小青挑着眉梢，柔声说：“明强，我要为你点一首歌，我自己唱。好吗？”

厉明强想到在火车的餐厅里，亲眼看到她的风姿，亲耳听到小青唱的宋祖英的那首歌，他惊奇地发现，胥小青的歌声简直达到专业歌手的水平，她的容貌简直能和宋祖英这样漂亮的歌星媲美。他真的不相信在普通人群中能有这样才貌双全的女人！

“当然爱听。你应该成为当代一流的歌星。你没看到才貌双全的歌星能有几个，大都是歌唱得好，但人长得不怎么样，可你，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。”

厉明强发自内心的兴奋和喜悦令小青的心灵深处一阵悸动。

小青在他肩上捏了一下，就去点歌。主持人马上大声说：“下面，有请来宾，一位漂亮的胥小姐为厉先生演唱一首《知心爱人》！”

胥小青款步登上台阶，接过麦克风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柔声说道：“这首歌献给我亲爱的朋友厉明强先生。”随即在台上来回走了一圈。看得出她是经过一番训练的。接着舞厅里响起了悠扬而迷人的歌声：

让我的爱伴着你，直到永远；
你有没有感觉到，我为你担心；



在相对的视线里，才发现什么是缘；
 你是否也在等待，有一个知心爱人；
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，直到永远；
 漫长的路拥有着不变的心；
 在风起的时候，让你感到什么是暖；
 一生之中最难得，有一个知心爱人；
 不管是现在，还是在遥远的未来；
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；
 不管风雨不再来，从此不再受伤害；
 我的梦不再徘徊，
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；
 不管风雨不再来！

歌声刚一停止，台下一片掌声，混杂着口哨声、尖叫声，一个男青年大声说：“喂，台上的‘任静’，你心爱的那个‘付笛声’呢？是不是我啊？”

有人叫道：“接着唱，还有一段呢？”

胥小青对着台下连连几个飞吻，放下麦克风，走下台阶。在人群中频频挥手。厉明强拼命地鼓掌，他被这歌声陶醉了，一个多么清纯、多么甜蜜的姑娘啊！

她旁若无人地来到厉明强的身边，那一双双嫉妒的目光盯着他们。

“太好了！”厉明强兴奋地拉着胥小青坐下来。

“是我唱得好，还是歌词内容好？”

“都好，人更好！”

“这歌是年轻人喜欢的，你的感觉是真的？”



“绝对。”

“你这个青春尾巴看样子还留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!”

这已经是第三天晚上了，他们共进了晚餐，并肩漫步在大街上。厉明强突然想到这是周末，难怪大街上有一种特殊的气氛，一对对情侣，勾肩搭背，搂腰抱脖子。有的干脆不时地亲吻着，中年夫妻一边一个牵着孩子。总之，这种现代化的都市生活给人感觉是浪漫而甜蜜的。厉明强大概是触景生情，他并不是嫉妒这种幸福，他也有一个美貌的妻子，也有丰厚的收入。只是妻子和他分居两地，难得见面，无暇品味这种幸福与甜蜜。他突然觉得身边还有另外一个女人。当这个意识提醒他时，他低头朝小青看了看，她柔声说：“想什么呢，想你老婆了?”

不说则已，小青这一举动，使得厉明强心里乱了方寸，有些尴尬地说：“哎，我那老婆是事业型的，她只知道工作，对这些不感兴趣!”

“对什么不感兴趣!”

厉明强把刚才自己那种触景生情的心理带到现实中来了，胥小青这样一问，倒将了他一军。他无言对答，只好语无伦次地说：“不，不知道……”

这时胥小青紧紧跟在厉明强身边，两人好久没说话，就这样默默走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厉明强突然问：“你签证怎么样了?”

“算了，没签成。”她回答这句话时，没有一点感情色彩，也没有半点懊恼和不快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不为什么，我改变主意了。”